

敬躋堂叢書

三



東塾雜俎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明

歸震川云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益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送狄承式青田教諭

歸熙甫經序錄序云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  
文齊堂叢書 東塾雜俎卷十

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集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此等語明人無能言之者歸熙甫有卓識也

明人學問文章遠遜唐宋惟氣節獨高千古其倡之者方正學也明儒學案神聖旣遠禍亂相尋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

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箇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不愧乎千秋正學者也

師說

宋儒道學至元末而已衰得方正學以氣節振之一代忠臣烈士接踵而出論明儒者當以方正學爲第一明儒學案師說始於方正學得之矣

方望溪云一代之風氣常視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

書曹太學傳後

又云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

官甘流竄損腰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  
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  
故正嘉以後國政僨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而不  
至於亂亡者尙百有餘年

請矯除積習興  
起人才劄子

朱竹垞黃先生遺文序云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  
陷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  
孝儒死闔禍則有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  
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  
焉

案黃先生  
黃陶庵也

明儒之卓越千古者竹垞此數語盡之眞千古定論也

明初儒林序云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  
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

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演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鑄銖或爽遂啟歧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三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明史儒林傳二卷前一卷皆陳白沙王陽明以前諸儒及陳王以後不爲陳王之學者也後一卷以白沙爲首其分別真有特識

明史儒林梁寅傳鄰邑子初入官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

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趙汸傳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後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天下兵起汸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元末明初時儒者篤實如此

閻百詩曰余嘗發憤歎息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蓋有三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潛邱札記卷三

黃廷美瑜云論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朱子取之自永樂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書古注疏自

是廢矣

雙槐歲鈔卷四 濫案朱子答胡季隨書云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

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  
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  
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  
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  
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四庫總目四書類提要

薛文清讀書錄云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  
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明中葉以前真絕口於漢唐  
之學蓋併其非異端不駁雜者而亦絕口也

明之爲時文者首稱王守溪鄉試會試皆第一宏治時爲  
吏部侍郎奏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  
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

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謾聞之陋時不能用禮謂此說若出於他人世俗必謂其好爲高論厭薄時文出自守溪則無可議矣國朝兩開博學宏詞科通經學古之士迭出守溪之言果驗也

邵二泉寶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明史儒林本傳

明自中葉以前講學者皆宗朱子然於朱子之學所失者已多矣如朱子之編禮書垂歿猶諄諄不已明儒乃無一人治儀禮者矣朱子兼博約以爲學明儒惟得其約而不得其博故根柢單薄至其極弊則名爲宗朱子實則荒陋迂腐故陽明乘其衰頽而盡力攻之遂以不振也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未可專罪陽明也

陽明云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許多詞說今幸點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傳習錄  
黃直錄據此則陽明初有此意而未有名目其後乃以孟子良知二字爲名目也

焦理堂良知論云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謫龍場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眞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禮謂理堂此論發明陽明良知之說公允之至矣

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天泉問答

黃梨洲云其實無善無

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

明儒學案卷十

澧謂梨

洲所解是也然無善念無惡念卽禪家不思善不思惡耳

又云性無善無不善之說雖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便有

箇無善無不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又有

箇動在外卻做兩邊看便差蓋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

悟得到時只此一句便盡更無內外之間告子見得一箇

性在一箇物在外便知他於性有未透澈處

傳習錄德洪錄

又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

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

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

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此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

略相似

答陸原靜書

據此則陽明之所謂良知卽佛氏之本來

面目其致知之功似卽佛氏之常惺惺固明明白言之矣  
其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爲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始於蘇子由而極於王陽明儒佛遂合而爲一

明史儒林許孚遠傳周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  
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  
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  
之體一語直指其未發時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正形容得  
一靜字合下三語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  
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 宋儒喜言未發至陽明而有無  
善無惡心之體之說然猶有下三語周汝登以無善無惡  
爲宗周汝登之病由於陽明陽明之病由於宋人也 無

善無惡心之體卽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

人有資質鈍而不能學問者有政事繁而無暇學問者有居處僻而無由學問者教以激發良心則志仁無惡矣然而學問必不可廢也生事葬祭之禮井田學校之法非學問何以知若但道性善而不知此禮制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方植之漢學商兌云且夫所爲講學者何先乎非尤當講明進退出處語默之義乎經故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又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爲下不倍又曰惡訐以爲直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明之君子於此皆犯之安在其能講學也冒講學之名而

不精求聖人利用安身之道徒使人詬病聖人之學不當  
講是誣之也昔程子以易之艮示郭忠孝曰艮山也學道  
之要無出於此忠孝因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  
始易之爻象有六曰時曰位曰德苟違其義皆垂凶悔吝  
之戒凡此皆切近之學明之君子舍此不講而攻人之惡  
處已太高凌厲激訐於疾之已甚斯疎斯辱未信爲謗不  
可則止等戒均昧出位干政樹轍以講學爲號收召好名  
之徒以爲聲氣不思良止之訓是慝也而弗修是惑也而  
弗辨是忿也而弗懲若是者政坐不講學也夫講學者鼓  
盛氣以强人從己未有不激人主也植之忿近儒攻詬明  
儒而此論攻詬更甚深中明儒之病也

方望溪重建陽明祠堂記云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

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  
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又廣文陳君墓誌云  
陽明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鹿忠節孫徵君皆  
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旣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游者多  
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  
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  
澧謂望溪之說尤爲公論蓋以陽明之說激發良心以治  
其身則善矣若以讀書爲禁則其害大矣明史儒林蔡清傳其門人蔡烈曰宜論事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

明史儒林湛若水傳云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立宗旨  
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一時學  
者遂分王湛之學又云若水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

圖說以教士魏敏果答白東先生書云心性圖說樞摘出  
粘壁有日賴先生力爲表章當在太極圖之右蓋濂溪言  
本體不若甘泉言工夫也

寒松堂集卷三十九

明史儒林呂柟傳云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  
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又文苑趙疇傳  
云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嘗取朱子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  
學纂言

羅汝方爲甯國知府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當是  
時階與歐陽德聶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顯位於是集四  
方名士大會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

明史儒林

傳明人講學風氣之弊至此而極

明史儒林傳魏校傳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於校篤